

虎丘月圆时

廖奔



一

走完七里山塘路，来到虎丘山下，迎面横亘寺院一座。山门内悬挂匾额，墨书“虎阜禅寺”四个大字，为康熙皇帝御笔，气象萧疏，不似乾隆的字那样绵润。

进入山门，正逢杜鹃花会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杂色的，单色的，到处色彩艳丽、蜂闹蝶嚷。

一条蜿蜒石板路通往山顶。沿山路拾级而上，旁侧颇多古迹。先是一眼憨憨井，为寺僧的吃水井，传说为憨憨和尚所凿。憨憨是农家子，被寺中收留，专门负责到河中担水，终日苦乏劳碌，于是立志在这里凿出一眼井来，从此再不用到下面去挑水了。这事儿的时间总在宋代之前，因为井后石上“憨憨泉”三字为宋人吕升卿所提。再往上走，会看到一块褐色的试剑石，椭圆形的大石，从中直直地裂为两半，似为利刃劈开，锋刃齐整。传说是吴王阖闾试用神剑莫邪时劈成，这自是附会。转过枕头石、仙桃石，就是真娘墓了。真娘乃唐朝苏州名妓，因贞烈而捐生，引来历代墨客骚人多少怜香惜玉的感慨，连绵留下牵情惹意的诗篇。迈过真娘墓，视野忽然开阔，一片天然空旷的石坪躺在山罅崖丛间，千人石到了。相传晋代高僧竺道生曾在此说法，一时听者云集，丛聚千人，千人石因此得名。而竺道生说法所据大石，则称为生公石。再上又有鹤涧、剑池、申时行祠，以及著名的虎丘塔。

斗转星移，说法的高僧早已冥逝，千人石却成为明清时期苏人虎丘曲会的聚集地。

虎丘热闹不在平时，而在中秋节。每年月亮最大最圆的时候，郡人都要在这里举行中秋曲会，蕴为每年一度的文化盛会。

二

虎丘中秋曲会不知始于何时，只知明朝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定例。每到八月十五夜，城中居民，无论文人士夫、大家宅眷，还是清客闲人、民家少妇，以至浪荡少年、曲娘妓女，倾巢而出，满城皆空，乘船的，坐轿的，步行的，齐至虎丘山上，共聚千人石旁，聆听曲中仙音。

嘉靖是南北曲以及民间曲调极为流行时期，各地闾阎士民皆以唱曲为风流韵事，苏州为最，虎丘曲会由此得名。然而我所知道的虎丘唱曲盛事，最早却与两位陕西人连在一起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康海，另一个是王九思。康海于弘历十五年(1502)考中状元、大魁天下，王九思仕至吏部郎中，两人都曾是官场中得意人物。然而因躲避政治倾轧，他们一道退而为文，共倡复古主义，皆名列“嘉靖前七子”中。作曲则为曲状元，同享天下盛名，其所创曲调流行大江南北。或许是历史老人的刻意安排，康海、王九思竟然一起参加了一次苏州的虎丘曲会。

一次，康海、王九思二人结伴南游吴中，正值中秋月圆时节，闻说虎丘山有曲会，欣然

觅舟前往。时值黄昏，斜阳灿柳，白公堤上行人成线，堤内则舟船相衔，欢歌笑语在水面上荡漾。划至虎丘山下，弃舟登岸，随人流上山。山道上熙熙攘攘，步行的，乘轿的，簇拥似蚁，议论如蜂。两人杂在吴中子弟群中，拾级而上。

为了此行之乐，性格洒脱的康、王二人，先已作了一番特意装扮。康海身披一张老虎皮，头戴大帽，穿戴得不伦不类。王九思则葛巾野服，打扮得像个村田野老。进山门，过憨憨泉，越试剑石，绕真娘墓，迤邐行来，一路古迹，二人口中啧啧称羨。不料，这一对打扮稀奇古怪、操陕西口音的老者，引起了吴中少年的侧目。有人说起怪话：“看这两个人，哪儿来的乡巴佬！”二人听见，只作不知，竟自走上千人石去。千人石上已经聚集了成群的人众，各自占好了地方，偌大的空旷地带，到处都坐满了人。说笑声，吟诗声，调丝弄弦声，嘈嘈杂杂。两人悄悄找地方坐下。

天逐渐暗了，东方的圆月升起来，挂在了桐树上。这时，有吴中子弟开始弹起琵琶，展放歌喉，唱的却是王九思写的曲子，《绛都春序》。康海会意地对着王九思一笑。一曲唱罢，康海站起来，对唱歌的人说：“刚才唱的那支曲子，我也常常温习，诸君能否把琵琶借我用一下，我也来露个丑。”那些人中，有的说：“不给不给，这个陕西乡巴佬，会唱什么曲！”有的则说：“你让他试试。”于是把琵琶递过来。康海操起琵琶，发声起歌，曼声柔调，轻音爽气，曲折流丽，字若贯珠，竟然惊得众人哑然无声。“井梧坠叶”一句唱毕，王九思笑笑说：“可以停止了。”康海即把琵琶往地上一放，招呼也不打，携起王九思的手，飘然下山而去。

众人惊愕不已，开始是因为康海娴熟的歌唱技巧，后来则是为了二人脱略形迹的行为。于是有人悄悄尾随其后，打听身份来历，



虎丘夜色

得知竟然是当代赫赫有名的康状元和王文选两位大才子。想再追其踪迹，却听说二人游过虎丘，苏州兴尽，已经解舟而去。快快而返，告诉大家，人人啧啧，个个惊羨，悔恨没能当场认出他们来。（参见宋直方《琐闻录》“康对山、王美陂”条）

苏州失礼了。

三

明代万历年间，虎丘曲会的魁首是苏州的一位著名医士，叫做周似虞。

周似虞少年时曾经跟从名曲家魏良辅学唱曲，得其真传，以声清韵雅名于吴中。年年中秋虎丘曲会，他都乘舟而往，献艺呈技，五十年中，无论风雨阴晦，绝无间阻。

每次集会，众人聚于千人石上。开始时是杂腔竞发，箫管喧阗，彼此歌调几乎无法辨认。而这时周似虞总是独自坐于生公石上，静默无声，一腔不发。待到众人兴尽，嘈杂声渐行渐消，周似虞于是调匀呼息，气发丹田，裂帛一声，如凤啸，如龙吟，在山崖中回荡，于林木间飘沓，余音久久不息。一啸既出，众鸟皆暗，人群中有人说：“噤声！虞山周老开始唱了。”大家立即屏息静气，声不敢出，偌大的广场上，寂寂如无一人，只听见周似虞一人的清声雅韵，悠扬飘荡。（参见钱谦益《似虞



周翁八十序》)。

周翁之唱,宗魏良辅门户,其长处不仅仅在于嗓音嘹亮,字清、腔纯、板正之外,尤其注重吐字、板眼、过腔。魏良辅曾在《南词引正》里论唱曲说:“曲有三绝:字清为一绝,腔纯为二绝,板正为三绝。听曲尤难,要肃然不可喧哗,听其吐字、板眼、过腔得宜,方妙。不可因其喉音清亮,就可言好。”这是魏良辅总结一生经验得来的真诀,为周似虞用于实践,所向披靡。

四

到了明末时候,虎丘曲会声势越加浩大,每次聚会的人众更多。千人石一带已经坐不下了,上自鹤涧、剑池、申时行祠,下到试剑石、山门,到处都有人铺毡而坐,从高处望去,就像雁落平沙、霞铺江上,四处遍满。

山阴贵公子张岱,也是虎丘曲会的常客,又是明末小品文的名家,他有一篇《虎丘中秋夜》的文章,专门记载其盛况。其中把虎丘中秋唱曲区分为五重境界。第一重:乌兔初升,月朗天清。虎丘上下,鼓吹奏乐的有百十处,处处大吹大擂,弄得一片雷轰鼎沸、翻天动地,喊谁都听不见。这时的歌唱完全淹没在噪音里。第二重:一更以后,饶鼓渐歇,四处一片丝竹管乐之声,夹杂以歌唱。这时乐声嘈杂,歌唱不辨节拍。第三重:更渐深,人们也逐渐散去,一些士人女眷下到山脚登船水嬉,还有许多留下来不走的,开始认真唱歌,加以管弦伴奏。专门欣赏的人于是仔细品评谁唱得声清韵浓。第四重:二更了,人声静了下来,管弦都停止了,只有洞箫在缓缓吹奏。幽咽箫声中,有三四位歌者,你随几句,我和几声,暗中较量功力,相持不下。这时已经进入纯粹的歌唱境界,人心在旋律的夜色中游曳。第五重:三更天了,月亮高高悬在中天,风清气肃,

人声静寂,洞箫也停止了,连蚊虻的声音都听不到。这时一位歌者出来,高坐于石上,开始独歌。歌声悠扬宛转,初时声细如丝,继而音量转宏,逐渐似要裂石穿云。周围环绕的最后百来位听者,不敢击节称赏,只有频频点头。唱到此时,虎丘曲会才达到了巅峰境界。这是物我一如的境界,人籁如出天籁,俯仰山川之灵,吮吸自然之精,氤氲宇宙之魄,吞吐大化之气,聚合为凤唳龙吟,发一声而天地震撼!

这种歌唱极境里人与自然的融会贯通,难道不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?

五

虎丘曲会不知何时停止了,大约为明清更代时吧?

今天的千人石,静静地躺在虎丘山上,每日安详地打量着游客。

每逢中秋月圆夜、游人散尽时,它是否也会回忆起自己当年的繁华胜景?是否仍听到天外的凤唳龙吟声?

我在虎丘赏玩,默想着当年这里的盛况。在我心里,虎丘曲会结撰成一个曲坛的祭礼。

后来知道,进入新世纪以来,苏州市文联等单位恢复了每年一次的虎丘曲会。全国数十个曲社的百千曲友汇集到虎丘浅吟高唱,切磋艺术,显现了旧时风貌。尤其是2001年11月6日,为庆祝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及纪念苏州昆曲传习所成立80周年,有关部门重新在这里组织了一次“虎丘千人曲会”。其盛况如何,我未能与会,不得而知。但我仿佛还是听见了千人石上袅袅升起的仙音。

哦,我追慕那月白风轻的虎丘之夜。